

□ 宫凤华

凝望狗尾草

狗尾草喜欢和青蒿、水蓼、芦荻一起，簇拥在水塘边，成为水塘精致的花边。渔人的小木船染一身水绿，泊在一阕清丽婉约的宋词里。

狗尾草，绒穗如娥眉，低眉人间，俯瞰大地，却有稚儿童颜。饱满的穗，密布的芒，如低眉女子，静处荒凉，抵挡萧瑟冷寂。

阡陌圩堤旁、老村院墙上、古街瓦砾间，狗尾草摇曳着纤弱身姿，沾着红霞光，划出道道弧线，光影闪烁，令人炫目。天空浩阔，秋光浩荡，雁群南飞，背景辽阔而高朗，脑中顿现“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诗句。

夕阳下的狗尾草，最具诗性的唯美，光影的变幻，幽蓝的天幕，柔软的身姿，力与美的组合，苍凉与贫瘠，孤独与悲悯，撼



人心魄。

狗尾似的穗子，映着灿黄暖阳，有种蛋糕般的绵软与甜香。细细茸毛，抱团取暖，娇羞而神圣，好似失意文人的冰凉诗

□ 吴映璇

还想给您洗澡

——

“婆婆有些不行了，赶紧回来，送婆婆回老家去。”

一大早，便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催醒。电话那头，爸爸低沉地说着。

婆婆103岁了，各个功能器官已运转到极限。

我一边联系车辆，一边默默地祈祷：“婆婆，您一定要坚持着，等着我再给您洗一次澡。”

婆婆自上了年纪，在外工作的我便“承包”了她洗澡的活，10多年来，哪怕工作再忙，隔三岔五也要抽时间回家。每次洗澡，婆婆都要说上一句“麻烦了”。

车子疾速行驶，窗外春意盎然，不远处的山坡上，一个熟悉且身板硬朗的身影浮现在眼前，是我80岁的婆婆在务农活。“自己种的菜好吃，多带点回去，人到货到。”“人到货到”是婆婆的口头禅，每次回老家，婆婆总是要采摘很多新鲜的时令蔬菜让我带回家，我的不情愿也总是被婆婆的这句“人到货到”击破。

春风吹来，熟悉的身影被吹散，我在心底呼喊着：“等等我，我们还没有洗澡呢！”

“姐，姐，下车了。”网约车师傅连唤几声，嗓门一次比一次大。

拉开车门，我三步并作两步飞奔上楼。

二

进了屋，看见婆婆在“宝座”上斜靠着。如往常一样，我凑到跟前，轻声喊道：“婆婆，婆婆……”任凭怎么喊，婆婆都没有回应。

“我们来接婆婆回老家。”在众亲戚的帮忙下，把婆婆背上了车。我将婆婆的身子依靠在我怀里，犹如我儿时撒娇依偎在她怀里一样。“呼，呼”的气息声好似在作答：“我已享受到了四代同堂的欢乐，能有这样长的寿缘，知足了。”

“你婆婆心好得好，哪家大事小事都去帮忙，又会治病，特别是‘挑腿’，没得讲的。”一路上，来接的亲戚们直夸婆婆。

“挑腿”是婆婆的拿手“绝活”，非常神奇，至今我也没搞明白，凭着一节干辣椒、一把剪刀、一根针、一撮盐就能把因劳作不慎闪到腰肩颈的寨邻治好。婆婆从不收取一分报酬，但家门口时常像变戏法似的多了姜葱蒜、瓜果蔬菜等东西。

婆婆是外乡人，结婚了才到老家来居住的。几十年里，经历了许多，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在饿饭年代，我会做坛子菜、蕨粑这些，一家人没饿到哪种，有时候还分给没有东西吃的人家。人啊，不管哪个时候，都要心好。”婆婆精神好时，最爱跟我摆过去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日子越来越好，你们两姊妹有工作，我也有高龄补贴，县里的领导都来看我，我这辈子值得，值得啦。”婆婆说到变化，总是兴奋不已，而最令婆婆自豪的还是县里每年的高龄老人慰问，每每到亲朋好友提及此，眼里都放着光芒。

“婆婆，我们到家了。”我跟婆婆打着招呼。车外，自发前来迎接“老寿星”回家的寨邻们已等候多时。

老家房屋许久无人居住，但是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这都是寨邻的“功劳”。

三

屋里的炉火生得旺旺的，我们把婆婆舒舒服服地放在炉火旁的座椅上。可是这样的温度还是不能让婆婆的脸上泛出一丝丝的红润。

“三太是不丝欠她那张床。”不知是哪个亲戚说了一句。因公公在家中排行老三，因此大家都这样亲切

地唤她。

床，那张陪伴了婆婆大半生的婚床。同时，也是我和妹妹童年的温床，也许床就是婆婆弥留之际最后的念想吧。

我们轻手轻脚地把婆婆移到了她的婚床，开起电热毯，总期望被温暖着的婆婆会奇迹般地睁开眼。

“快把脚放到我这儿来，感冒了要被‘打整’喔。”“打整”是民间常用来给小娃娃治感冒的方法，用煮熟的鸡蛋与姜、葱、蒜、银圆等包裹在一起从头顶滚到脚，滚在身上热乎乎、痒痒梭梭地，所以我们很不喜欢被“打整”。但也很庆幸，正是这一民间偏方，我和妹妹从小到大从没因为感冒打过针，吃过药。

我与妹妹睡觉时经常在被子里做“小动作”，一听说要被“打整”，马上安分下来，这时生怕我们着凉的婆婆一把抓住我们两个的脚紧紧地夹在胳膊窝，在那个没有电热毯的年代，婆婆的胳膊窝是我和妹妹的安乐窝，温暖着整个冬天。

“今天哪个乖，晚上就赶蚊子。”赶蚊子是夏天里我和妹妹最爱的，尤其喜欢婆婆的棕拂子，拿着棕拂子一甩，很有神仙的感觉。但我们也有贪玩的时候，没把躲在隐秘角落的蚊子撵走，当我们进入梦乡时就来“偷袭”，而婆婆总是轻轻地将它们消灭。

取暖物品五花八门的今天，我们却束手无策，不再能用温暖留住婆婆。

四

“咳，咳。”两声急促的咳嗽声让婆婆的胸脯快速收缩，脸色瞬间变得蜡黄，快速收缩的胸脯渐渐放缓，慢慢减弱，2022年3月22日晚11时，婆婆停止了呼吸。

“水，洗澡的水来了。”亲戚端着

用艾叶熬的水小跑过来。

“婆婆，我给您洗澡，我再给您洗一次澡。”余温存留的婆婆身体软软的，我轻柔、仔细地给她擦拭着。

在众亲戚的帮忙下，不一会就给婆婆收拾妥当，已成蜡像的婆婆安静地躺着，慈祥的面容像熟睡了一样。

堂屋香火神位上烛光摇曳，香烟缭绕，婆婆在走完人生的旅程后，前往另一个世界与祖辈们重聚。几十年前，在这个堂屋里，婆婆将老祖们送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家中两个老人一周内相继离去，公公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因故在外，按照当地风俗，有很多仪式需要男丁来完成。正当大家犯愁时，婆婆毅然拿起孝棍铿锵有力地地说：“我是媳妇，也是崽，这个孝棍我来杵，劳烦大家了。”话毕，“咚”的一声，向众人跪下。就这样，婆婆将两个老人的后事简单、体面地料理妥当。

今天，我们在这堂屋里为婆婆送行。

“三公，三太这一生，虽然只有一个姑娘，但有你们一家人的照料，很圆满了，你们的孝心是我们的榜样。”当我和妹妹代替年过七旬的爸爸、妈妈完成风俗仪式时，寨邻们竖起了大拇指。

出殡那天，寨邻老幼们一早便来送婆婆，年轻力壮的男丁们抬棺木，女眷们陪送。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年轻力壮的男丁们抬着婆婆朝着“归宿地”前行，看着渐渐远去的婆婆，我深深地跪下，心怀眷恋地哭喊着：“婆婆，我还想给您洗澡，不麻烦的。”

谢谢婆婆40多年的陪伴！是婆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让我懂得孝亲敬老的意义，婆婆留给我们这个家豁达乐观、勤劳坚韧、乐善好施的生活态度，让我们世代受用。

词。枯白的尾穗，随风起舞，丝绸般滑腻，起伏曲线令人陶醉和沉溺。尾穗的花白，如微茫的天色，苍凉而温暖。

轻霜敷地，狗尾草们褪下青春年华的葳蕤装饰。长长的尾穗，如道家的拂尘，是仙子遗留的胸饰。清朗的线条，如闺阁仕女的工笔花鸟。成熟的狗尾草弯腰私语，大气豪爽。遗世独立，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亘古的沉默。

涉足乡野阡陌，最喜蹲身凝望狗尾草在地平线上轻舞。冷风飒飒，狗尾草叶鞘茎秆干枯柔韧，尾穗亮白，旁逸斜出，天荒地老，如入太虚幻境。月下狗尾草，营造空灵意境。天地恍如一枚巨大的琥珀，有旷古的幽寂。

我性喜咀嚼一茎狗尾草，吮吸地脉深处的清香。我们张开双臂，搅动浓稠夕光。远处村落如散落大地的傻瓜。长空秋雁洒下一路盎然的意趣。乡愁和惆怅猝然而起。

霜霰敷地的清晨，天色纯青如宋瓷。尾穗爬满乡愁，泛着清霜的冷冷之光，忧伤而唯美。经霜后，凤凰涅槃，像一个人，变得内敛温润。和芦荻、水蓼一起，缱绻着花边，如得道高僧，矍铄且清醒。

《诗经》最早描写狗尾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芄芃麦苗，不稂不莠”。“莠”即狗尾草，喻绵延不绝的思念。思念亲人早归，一起男耕女织，晴耕雨读。

拜访一文友，室内古朴茶桌旁，一青花瓷瓶斜插几株狗尾草，花瓶小巧精致，清供狗尾草，洋溢山野清趣。

小城一画家，喜画狗尾草，天地鸿蒙，颇有化大意识。狗尾草的苍黄枯淡，是时间的坚挺，岁月的幽黄。

狗尾草颇受摄影家青睐。逆光拍摄营造空间感，霞光飞溅，色调温馨。尾穗呈现参差不齐的高低效果，有穿透时空的力量，摄人心魄。

狗尾草村姑一样，灵动娇娆，属于乡村，生于斯，长于斯，凝聚着恒远的乡土情感，凝聚着乡村所有的欢乐和忧伤。

狗尾草婉约低调，淡定自若，从脚边逶迤到地平线。一如家乡的父老乡亲，活得汪洋恣肆，散溢出一份苍凉的厚重质感。

狗尾草结实的草籽，闪烁雄性的光芒，像极成年男子，风神俊朗。凝望一株狗尾草，尘浮澄雪，安稳妥帖，守一份淡然，伴一缕乡愁，日子诗意而从容、清明而恬然。

□ 高俊华

金泉湖畔鸣早莺

半开天眼半云深，
满赠秀色满湖春。
红道行人争晨练，
金泉湖畔鸣早莺。
东风笑我掷闲愁，
思绪漫山接悠云。
十景八色抒锦绣，
两春三卯写乾坤。

□ 杨应光

二月二 龙子龙孙过木桥

二月，是苗族祭桥的日子
人们备上酒鱼肉及糯饭鸡蛋
到他们为子孙世人修桥的地方
祭祀安置于两旁的桥神
点上延续香火的香与纸幡
祈祷是他们与神的交流语言
已裸酒鱼肉饭和鸡蛋于地乎
请夜间陪着月亮的先祖
白天陪着太阳的桥神
共聚用餐保佑子嗣繁衍
竹笋一样生长凤尾竹般茂盛
桥神履行诺言，祷告送予观音
一座桥，通往子嗣繁荣之路
虔诚于心善良为人
二月二，龙抬起头挥了挥手
龙子龙孙走过了木桥
烟火袅袅，一路人间春色

□ 黄和根

回到猫猫河

我们所生活的孤独的世界里
没有马尾松和吊脚楼
没有袅袅炊烟和鸡犬桑麻
没有牧童短笛和金色稻浪
有的只是高楼大厦和酒绿灯红
以及追名逐利和一颗浮躁的心

但是我的童年却是这样的——
每一个早晨，我都被鸟儿唤醒
吃一碗母亲的手擀面
顺着曲折的林间小道奔向学校
阳光从老林密叶间跌落下来
在我灿烂的脸庞点缀出幸福图案

下午，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牧童
在苗岭的高坡，在云上的梯田
听松涛闻稻香，沐浴阳光，尽情撒欢
牛角弯弯，躯干健硕，毛发浓黑
这就是我家的大水牛，除了耕地
每逢芦笙节，它就成了斗牛场上的健将

我们每天操着的流利的苗话
对外是一种神秘的语言
我们司空见惯地绣着苗族图腾的服饰
对外是一种叹为观止的惊艳
还有那闪烁着白色光泽的银饰
对外又何尝不是一种耀眼的光芒

这是一颗沉睡了数千年的璀璨明珠
随着国家强大，苗族文化开始大放异彩
它们冲出苗岭，直面全国，走向世界
载着苗族的梦想，迈着欢乐的脚步
在聚光灯和摄像头的见证下
爆发出无限生机和巨大能量

许多年以后，当我操着流利的普通话
回到古老而又熟悉的猫猫河村
听见清风跟我耳语，看见马尾松向我点头
大水牛冲我活蹦乱跳，小鸟不断地打招呼
我知道这是我的根，这是我的家
——啊，我深爱这悬崖上的小小苗寨

□ 刘哲

那是爱（外一首）

被风
嵌进耳廓的柳絮
在一次次回忆里
乱着方寸
感受胸口被鲜活的动词
撞击
那是爱

最好的外婆

我能想到最好的外婆
是照片里她的样子
她的表情，仿佛刚刚出生
一张张地塞满影集
连成一本传记
我取出泛黄的那张
盖座木屋，嵌上透明的窗
静物般安妥



□ 潘期武

抱团，追寻心底文学的印记

案头有一本《擎天大地》散文集，手绘的插画有木屋瓦房、干栏式吊脚楼、嬉戏玩耍的孩童，贴近山乡、贴近大地，似朵朵烂漫的山花，静静地开放在苗乡寨寨。书香清雅，几无遮拦，淡淡在空中飘散，沁入心脾。

这本书的作者有5位，特殊，平生仅见。那天，相熟的徐明珍老师给我发来信息：“我和天柱的文友一起出了一本书《擎天大地》，想寄一本给你，寄到哪里好呢？”不在一城工作，我和徐老师线上交流的多，线下见面则是极少。数面之缘，人美心善的徐老师依旧如故，始终记得我，这让走在文学路上，算是晚生的我感慨万千，感动不已。

不日，快递送达。《擎天大地》，厚重，大气，一本好书，欣然收到。天柱籍作家张兰银、龙春兰、徐明珍、潘银梅、刘燕成5位大咖经年累月潜心细作，风土人情、亲情冷暖、山河篇章，极致呈现的散文合集《擎天大地》，活色生香跃入眼帘，心间。《擎天大地》由“山河架梁”“乡关何处”“大地粮仓”“四季版图”“时光隧道”5章39篇散文构成，写如在眼前的人物、写暖暖的苗家小寨、写故乡的美景美食美节、写那些不能卸下的爱……赤子之心拳拳可见。

“淙淙之声不绝，潺潺水流声又在远处山谷响起，似无形的向导，引着我们沿着盘山小径向山谷进发。一路上，小草青翠，山花烂漫，花香扑鼻。突然，蝉鸣声在浓密的林子响起，冷不丁只见一条纯净的溪水潺潺而来。”潘银梅的《醉美地良》，语言精美，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梨花开放的时候，李花在开，桃花也在开，从北边的山腰上俯瞰整个村子，十几栋祥和的木屋错落有致地掩映在一团团、一簇簇花树中，不浓不艳，至淡至雅。”《梨花又开放》中，徐明珍的文字满是乡愁，使人沉醉；“故乡那两条河，一条叫大河、一条叫小河。小河是个彻头彻尾的村姑，从高

藏凸洞穿村走寨而来，像嫁出深山的姑娘。”“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翠绿的古树，粉红的紫薇，一切都是如此的清新与明净。四周是山，山前是房，房前是田，田前是溪，溪埂上一棵千年古树直插云霄，树干粗大斑驳，枝叶如擎天大圆蓬，古树似一位沧桑的寨老，守护在村庄入口处，这就是木杉村了。”张兰银、龙春兰分别在《念念故乡大小河》《高酿五景》里如诗如画的描述，让人流连忘返；“我曾经在一抹薄的玻璃块内见过二叔和父亲年轻时的合影，穿着上下各两个口袋的白衬衣，灰色裤子，留下三七分的两块瓦发式，脸上堆满了年轻而又甜蜜幸福的笑容，他俩并排站着，甚是英俊潇洒。二叔和父亲的照片，常常使我想起这些匆匆流逝的岁月。是岁月，催人老，催人离去，这个关口，轮到谁，都躲不过的。”刘燕成的《亲人书》，字里行间总透着感动，让人眼眶有泪，眷恋无穷……

《擎天大地》，5位本土作家挥毫泼墨集体亮相，姚瑶、李家禄、陆宗成3位知名作家用心用情作序，耕读尽显歌与舞、鼓与呼，文学之花在锦绣黔东南越开越盛，责任，担当，沉甸甸令人肃然起敬。这是真切的抱团取暖、赶超突围，必将在黔东南文坛，乃至贵州，全国留下浓墨重彩的笔触。

细细品读下来，我有股强烈的冲动，想大着胆子写下自己的读后感。在这里不得不提，文学之路，而立之年的我是个实打实的晚生，虽有数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历，但多是在新闻宣传和公文写作的路径上打转，真正开始文学创作，实属很晚，也产出不多，更别提有高谈阔论的半点资格。《擎天大地》5位作家，除徐明珍老师相熟以外，其他的老师均是在报刊和百度搜索中才得见其名其稿，他们才情满满，成名已久，我这晚生小卒须时时抬头仰望。

